



春秋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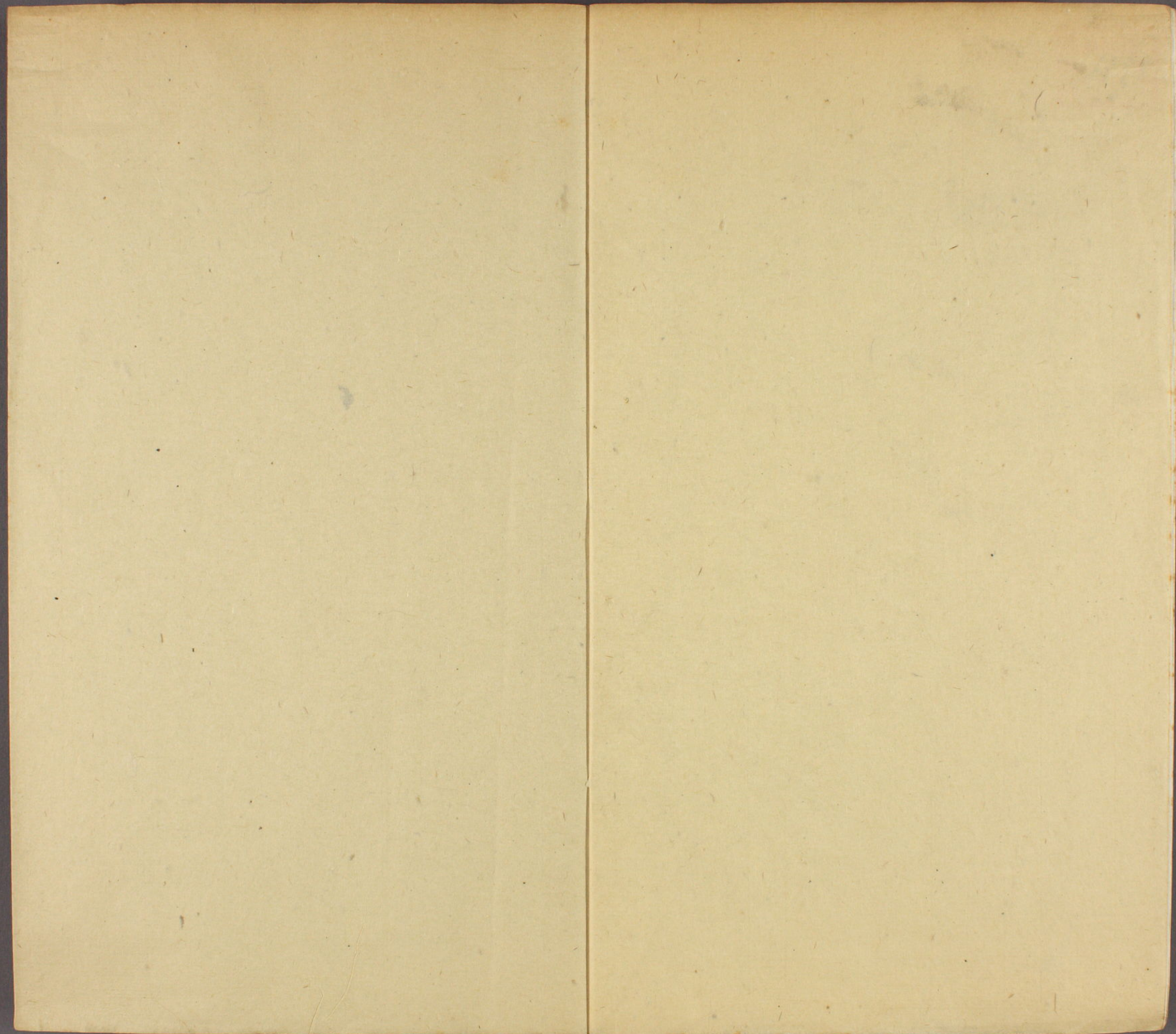
共冊
卷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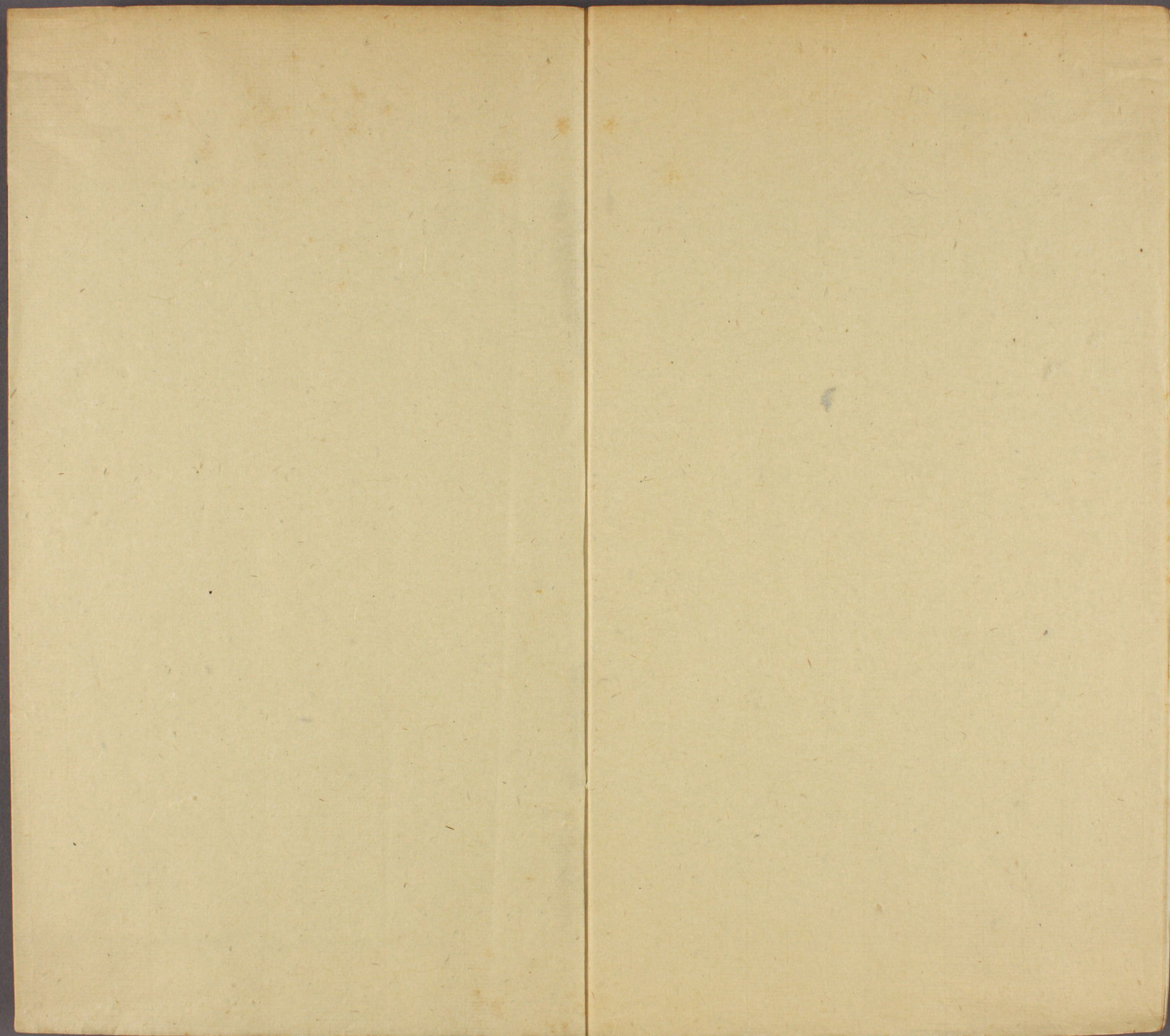
春秋
6

0712
1478
6



門仁12
番 1478
卷 6









春秋恆解卷六

晚年定本

雙流劉 沅輯註

簡
年
十四

元年

襄公

楊氏士勛曰魯世家襄公名午成公之子定姒所生周簡王十四年即位諡法因事有功曰襄

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繼正即位正也孔氏穎達曰公年四歲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

圍宋彭城

左傳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

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北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討
二月齊大子光爲質於晉案楚取彭城納其叛臣魚石戍
之三百乘矣猶繫之宋不與楚助叛臣不與魚石得有彭
城也然不書討魚石者晉以宋五大夫歸而不歸諸宋以
明正典刑則未爲全美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

鄆厥公作屈鄆公作合鄆杜注

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
左傳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
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鄆以待晉師晉師自
鄭以鄆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
按楚徒欲塞吳楚交通之路而取宋地納宋彭城悖義實
甚鄭黨楚爲惡晉悼既禽魚石等復伐鄭然惟令韓厥帥
師諸侯之師次于鄆者楚師不出則韓厥足以當鄭不欲
重動諸侯之師也毛氏譏之大非傳書楚子辛救鄭而經
不書者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所以削之胡

氏說
是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左傳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北案楚
無如晉何侵宋以洩忿高氏閔曰以其無名加兵故書曰
侵是也

九月辛酉天王崩

杜氏預曰辛酉
九月十五日

邾子來朝

左傳九月邾子來朝禮也案襄公新卽位而
邾子來朝以賀不以公年幼廢禮故傳曰禮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二年

左傳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杜氏預曰冬者十月初王訃未至於故傳善之蘇氏轍曰九月王崩十月訃未至於諸侯故不廢朝聘不為非禮

春王正月葬簡王

杜氏預曰五月而葬速

鄭師伐宋

左傳春鄭師侵宋楚令也案書師書伐著其挾楚恃眾非宋有可伐之罪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左傳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楨以自為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

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語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為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杜氏曰齊姜成公婦穆姜成公母

六月庚辰鄭伯論卒

論古困反

左傳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于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論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左傳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杜氏預曰晉伐喪非禮宋雖非卿師重故敘衛上愚案宋從晉報鄭怨心尤切故書於甯殖上非特以其師言也書師著其恃眾書侵以其伐喪為無名也

春秋左傳卷之六 襄公六年 三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左傳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備鄭知武
子曰善鄭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
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
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
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案鄭堅於從楚致楚獨夏諸
臣奉命而出會以謀鄭即謀楚也故列書之無貶辭不得
以大夫
為專也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左傳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
晏弱城東陽以備之杜氏預曰齊諡也三月而葬速

叔孫豹如宋

左傳穆叔聘於
宋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

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左傳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
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案虎牢鄭地也不繫
之鄭者是時楚地已逼近中國而鄭復從之諸侯取鄭虎
牢而城之乃可以扼楚而制鄭善乎趙氏鵬飛曰安一國
之功小安天下之功大城虎牢以服鄭而制楚天下蒙其
麻故不繫虎牢於鄭也會于戚孟獻子請城虎牢已定計
故書曰遂而聖人亦
以城之為是意可見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左傳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備子重子辛
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案申受賄有罪矣
然不至於死且子重子辛備而
殺之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吳楚爭疆自此始

左傳春楚公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於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案楚恃強而不修德謹度憑陵中夏既屈於晉乃欲逞志於吳嬰齊為楚宗臣不輔君以德義而屢興師旅故斥名書帥師以惡之

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始朝也高氏問曰童子侯不朝王蓋不可接以成人之禮也豈可反朝同列乎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

檮敕居反長檮孔氏穎達曰近城之地

左傳夏盟于長檮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讐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杜氏預曰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孔氏穎達曰此或是悼公謙以待人不敢使國君就己出盟於外若相就然故出城也蘇氏轍曰禮諸侯不親盟於他國成二年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三年雖改盟而猶盟於其國亦非禮也晉悼公修禮於諸侯故去其國而與公盟於長檮禮也

公至自晉

公本朝晉長檮之盟乃晉悼親公而為此盟故不以長檮至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

未同盟于雞澤

雞澤杜注在廣平曲梁縣西南後漢志曲梁侯國有雞澤即春秋諸侯同盟處今曲梁故

城在直隸廣平府東北

左傳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句告于齊曰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句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于郕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案諸侯不敢盟天子之臣此會單子與焉而書同盟且列序爵無貶辭何耶杜氏預以為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鄭在王畿為楚所役王室震恐今晉服鄭而卻楚王喜之使王臣出會亦事所或有然晉悼未聞朝王王何以使王臣出盟即長檮之盟以推襄公幼小晉悼不敢盟之於國則亦必不敢上盟王臣當時蓋嘗使人於王朝特未親行耳惟其然故夫子書同盟無貶詞蓋嘉其可以安內而卻楚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

楚子辛為令尹侵欲于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案不但曰陳袁僑如會爾曰陳侯使如會予其來也陳服于楚今去楚而即晉故予之且以見晉悼之賢能使人不召而自來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左傳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案陳侯久服于楚今聞晉悼之賢未敢即至使袁僑如會以嘗之晉悼不咎其既往而使諸臣與盟所以安其心而堅其志書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明乎諸侯皆在不與袁僑盟而使諸臣盟之予其合禮也乃或以為大夫專權豈必諸侯與大夫盟而始是哉先儒辨之詳矣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許為鄭所逼而遷于楚必不能舍楚而即晉晉不務修德以來之汲汲于伐許故書帥師以著其恃強之失

靈王三年 四年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左傳去年楚公子何忌侵陳春楚師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于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惟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于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虐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無禮故也案楚不伐喪其得禮之小者陳人以禮報喪即可豈必事楚而後是乎臧武仲左氏謂其無禮大謬至文王事紂韓厥第以爲知時亦非且引喻不稱尤誤

夏叔孫豹如晉

左傳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

壯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敎使臣曰必諮于周臣聞之訪問于善爲咨親爲詢咨禮爲慶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案荀罃元年來聘今已四年中間孟獻子會晉公如晉又再會雞澤則左氏云報知武子之聘非也當是魯使聘耳

秋七月戊子夫人妣氏薨

妣公作弋下定妣同

左傳秋定妣薨不殯于廟無襯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處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案定妣襄公生母嫡母齊姜在而妣氏卒則當降禮齊姜已卒而妣氏薨襄公尊爲夫人以禮殯葬乃理之正也季文子安得而降之乎先儒又謂前年書夫人姜氏今又夫人有兩夫人爲譏不知母以子貴大謬

葬陳成公

汪氏克寬曰陳卽晉魯會其葬故書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定姒成公之妾襄公之生母也季文子不欲以夫人之禮葬之而實則已夫人之矣故從乎其實而書我小君譏文子小君之也然死纔二十三日而即葬又過速矣襄公年幼季文子等當國不達于禮平日戴之以夫人而臨時過簡其禮故刺之

冬公如晉

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郟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于仇讐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郟無賦于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福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案聽政聽晉每年徵調各國兵會等應出貢賦若干公故請以郟歸魯助其用費然公母喪未久而如晉晉亦弗禁當時弱役強小役大不講禮義可知

陳人圍頓

左傳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案頓聽楚而間陳固有罪矣然陳方居喪且頓為楚屬不務修其德思所以弭之而圍之以甚楚怒又居喪不哀故書人以貶之

附解古人遺留詩書皆所以紀其事實存其義禮使人知之而踐行之非徒文字尤非求傳後世之名凡聖人書籍皆當如此體行如春秋士大夫說詩說禮明是非定吉凶猶有古人之遺叔孫不拜肆夏文王因講求實踐故爾其詁皇華之什詳繹咨詢等義乃令詩詞無一虛設今人但以爲換字成調而已然若非平日體察義理求其力行又安

能如此近世書籍太多解釋聖人之書者不少然不力行其事身體其理徒恃穎悟博識互相是非轉令聖人之意不明六經皆成糟粕愚因左氏載叔孫事未嘗不掩卷太息也至定姒為襄公生母公嗣位為君安得不尊為夫人先儒言嫡庶之禮而不得其會通反謂孔穎達為非愚前已明辨茲不贅

靈三四年

五年

春公至自晉

高氏閎曰著公不朝正于廟也當時視朔等禮廢闕蓋眾皆習以為常公謹於事大而忘守土治民之重可慨也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左傳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杜氏預曰發子產父李氏廉曰魯與鄭自輸平來盟以後未嘗有聘問之禮終春秋僅見于此則以悼公之盛諸侯之睦也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左傳穆叔覲鄆大子于晉以成屬鄆書約與鄆大子巫如晉著魯藉晉勢脅鄆屬魯不遵王制以大役小之罪也公妄不念天子分封

叔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道公穀作稻善道杜注地闕案阮勝之南兖州記云盱眙本吳善道地秦置盱眙縣許慎曰張目為盱舉目為眙城居山上可以矚遠故曰盱眙今屬江南鳳陽府泗州左傳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

春秋左傳卷六 襄公

九

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季氏本日晉將邀吳為戚之會而魯衛近吳且俱同姓故晉命以通好焉案二國會吳晉命也而書二臣會吳若自往會者不予晉得以命諸侯也

秋大雩

左傳秋大雩旱也高氏閏日因早祭志僭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左傳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子是不刑案壬夫固有罪矣然楚子與晉平而失信又不能早察其臣與師伐人人不服而後歸罪于臣失君道矣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

世子光吳人郈人于戚

左傳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成陳也穆叔以屬郈為不利使郈大夫聽命于會案陳人從楚今從晉恐楚讐之故晉結吳合諸侯以成之然不修德行禮率諸侯以匡周固人心而講睦徒結吳拒楚末矣故列書諸侯而吳以見此會之失郈亦稱人叔孫使列名入會夫子善之也

公至自會

冬戍陳

諸侯皆戍陳也而獨書魯戍者舉魯戍則諸侯可知戍陳非策聖人所弗許也書戍陳以見其徒勞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

光救陳

曹伯下公穀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襄公

左傳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棗以救之案楚必欲服陳乃可以擾北方諸侯救之善也故書爵書救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穀梁善救陳也范氏甯曰善之故以救陳致

辛未季孫行父卒

左傳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高氏問曰自文子卒而魯有城費作三軍事則知文子雖專而猶忠慎也

六年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左傳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案諸侯卒赴則弔告葬必會禮也春秋惟強弱是視則赴亦有所不弔葬亦不會者杞本弱然與魯世為婚姻豈得不赴不會而不盡書者魯不如禮也至是杞桓公事魯最謹又新婚于晉故魯往弔會葬經書其事亦可以觀世變矣

夏宋華弱來奔

左傳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楛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日司武而楛于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于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案樂轡與弱因戲怒以弓楛弱非也于朝無禮也而宋公不罪轡反逐弱子罕不由公命又逐

轡君臣不正若此何以爲國經書弱來奔著其自取樂轡不書弱爲君逐轡則非也而罪宋公不君亦可考焉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左傳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季氏本日滕向無朝矣此復來朝者以魯睦于晉賴魯以爲庇耳

莒人滅鄆

案左傳莒人滅鄆恃賂也蓋謂鄆恃貢賦事晉而不備莒然鄆非得已也莒安得而擅滅之哉書莒人滅鄆深惡悼不能救鄆其失均見

冬叔孫豹如邾

四年邾莒伐鄆魯救之敗邾于狐駘今鄆已滅豹如邾聘且修平不知其何以措詞當時列國離合往往不近情理

書之可規世變而豈予其能脩好哉

季孫宿如晉

左傳晉人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亡鄆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案請屬鄆者魯也鄆亡而不能救則責之亦宜但必告于天王聲罪討莒乃合徒責魯而不討莒何哉晉悼之不明甚矣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前二年齊侯伐萊萊人賂齊寺人宿沙衛馬牛百匹而還其秋齊召萊子使送齊宗婦會葬萊子不至齊使晏弱城東陽以偏之至是圍萊堙之環城傳于堞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晏弱圍棠而滅之遷萊于郟高厚崔杼定其田案凡滅國皆人之而此書齊侯者斥而惡之也齊大國何以必滅萊自廣萊君出奔于棠而必滅之則萊君蓋死之矣國君死社稷正故斥惡齊侯

七年

春鄭子來朝

左傳始朝公也季氏本曰成七年吳伐鄭鄭既從吳至是吳與晉通好而遂不禁鄭之親魯故復來朝以修舊好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郊以祈穀卜當在建寅之月今周四月夏二月矣三卜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案書以譏非時則為不敬矣

小邾子來朝

左傳亦始朝公也

城費

費音祕

左傳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案費季氏食邑子奪惟君非世守也安得而私城之故書若公自城者然不予季以得城費也

秋季孫宿如衛

左傳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案公即位而衛使公孫剽來聘今七年而後使報聘不足信也觀今冬衛即來聘則此為魯先聘之矣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左傳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

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案報聘禮也盟非禮也當時恃盟而實多渝盟殊為可笑夫子即此以志譏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書帥師書圍見其恃強陵弱之罪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

作隲于軌反鄆杜注鄭地

左傳楚子囊圍陳會于鄆以救之案楚既圍陳陳侯何以又會諸侯蓋楚師已退方會以謀之尙未與師左氏少一謀字故事不明耳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髡苦門反公穀作髡原鄆七報反又采南

原穀作操鄭杜注鄭地此事三傳皆不足信鄭伯如會未至而卒經書之慨當時小國事大僕僕不能自如也弑君大惡鄭伯果薨于弑聖人乃不書之以誅賊臣乎詳見附解

陳侯逃歸

左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案是時楚勢方張晉未能服楚鄭雖從晉而未堅陳久屬于楚以晉為不足恃恐受楚辱故逃歸也然不知去就之正故書逃以鄙之

附解左傳云鄭僖公為太子時子罕子豐從適晉楚不見禮今將會鄆子駟相又不禮焉子駟使賊夜弑公而以瘡疾

赴於諸侯公羊穀梁則謂鄭大夫欲從楚鄭伯不可遂弑之夫弑逆大惡豈能終祕況在道途之間僕從非一瘧疾致死必需時日本弑也而詭言瘧可以欺人乎子宰子駟皆鄭穆公之子當僖公初立子宰當國子駟為政不聞有敗行必無謀弑之事公穀謂因從楚而弑以經考之尤為不合當鄭成公臨卒子駟請從晉公以楚王傷目之故不許公卒晉來伐喪諸大夫又欲從晉只因公遺命未果及晉城虎牢而即從晉盟雞澤盟戚成陳救陳鄭皆與焉何嘗有鄭臣欲從楚事如果鄭臣欲從楚而君不可則鄭伯

卒宜即歸楚矣乃又侵蔡獻捷於晉何耶弑逆大惡未有久而不彰者夫子既書如會未見諸侯而卒自當從經而不可從傳

靈十七年
八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傳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案先王之制朝聘本有定禮後世踵增或篤於修好亦所不禁自弱役強小役大而盟主居然指揮操縱列國不敢違非法也晉自襄公後益增貢幣之數今悼公頗明蓋又酌定之故公如晉以聽然去冬十二月方會今又往朝何僕僕也書公如晉公之不振晉之無禮蓋交譏焉

夏葬鄭僖公

春秋左傳卷六
書葬僖公如常詞則鄭僖公薨于卒益明矣左傳謂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孫擊孫惡出奔衛或子駟從君如會而君薨其平日銜恨于君君薨于行有可疑之迹故欲謀之乎然子駟擅殺羣公子何以不書以為不告故不書然葬僖公皆告矣獨擅殺不告夫子亦因而不書所謂筆削者安在則左氏之妄可見矣且子展子產等亦良臣袖手默然亦大可怪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燮穀作濕後同

左傳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請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子言焉將為戮矣案鄭從晉故乃侵蔡以挫楚是鄭大夫未嘗必從楚而以弑君為欲從楚何以通耶然經書人者事大以禮不宜以兵侵伐阿好為恭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邾

左傳五月甲辰會于邾止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人諸大夫不予其抗也不書季孫宿無以見齊人等之為大夫晉悼因襄公以降諸侯朝聘無數今復酌定會邾止以命之然非大事遣使布告足矣而會以命之又尊卑雜會非禮也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左傳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鄙田案莒滅鄆而疆其田因擾魯東鄙也書伐著其強暴無禮書人罪之

秋九月大雩

左傳秋九月大雩旱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傳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子駟子國等欲從楚子孔
子矯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
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
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
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于二境以待疆者而庇民
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
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
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
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入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遠遠糧
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
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
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
從楚驂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駟告于晉曰君命
敝邑修而車賦傲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得從敝邑之
不敢甯處悉索傲賦以討于蔡獲司馬子變獻于邢北今
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

之眾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
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
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
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
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
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案是自襄元年楚侵宋圍陳
伐鄭皆書其大夫書帥師非予之著
其強盛內擾以見晉悼服楚之績也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傳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
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于草木寡君在君
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
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
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
承命君子以為知禮案公朝晉而晉使來謝且聘禮也

靈王八年
九年

春宋災

作火

左傳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揭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庇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邁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徹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于士弱曰吾聞之宋災于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鷄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止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闕其禍敗之釁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以知也杜氏預曰天火曰災來告故書是也公穀妄而鑿

夏季孫宿如晉

左傳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左傳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入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今我婦人而與于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姦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案姜成公之母通于僑如欲廢成公故徙居東宮其亂在子孫之時子孫無廢祖母之禮故仍書夫人書薨書葬抑姜自知其罪而不信史言其悔心之明歟得沒于年其以此故元亨利貞之義夫子文言同之可見古人讀易有定解而秦火無傳乃令人惟知孔子十翼也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子孫不可以黜祖臣安可以黜君故夫子書薨葬如常詞然而考其事者知其惡未嘗因諱而不彰也人苟不德徒欲諱其惡以欺後人又安能之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戲許宜反戲杜注鄭地成十七

年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即此也

左傳冬十月諸侯伐鄭圍鄭鄭人恐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于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將盟鄭六卿皆從鄭伯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

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驂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人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于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于鄭以諸侯復伐之戊寅濟于陰阪復侵鄭外邑案鄭背晉即楚故列序諸侯書伐鄭既服來盟而不書以其未嘗果服然則同盟者誰諸侯也諸侯既同盟會伐矣曷為又書同盟晉悼能得諸侯心書同盟以著諸侯信晉晉能睦諸侯楚是時強盛服鄭不易晉悼不汲汲勝楚是經所予也

楚子伐鄭

左傳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乃及楚平案盟戲鄭未果從晉也而楚即伐鄭書楚子見其親行經於晉悼服楚詳書伐鄭侵宋等事以見楚氛之惡服之難及楚共王卒吳駸強而楚勢始衰然晉亦不振凌夷至於戰國春秋大勢經故不略其事也

靈王九年

十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齊世子光會吳于祖

祖莊加反祖杜注楚地今山東兗州府嶧縣湖口是也

左傳十年春會于祖會吳于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夏四月戊午會于祖案是時楚有吳患晉欲制楚而結吳

以為援吳亦欲得晉以為聲援此所以晉頻會吳也第楚之失鄭自由晉君賢明扼虎牢三分四軍以疲楚吳實未嘗助晉襲楚也經書此會以志吳楚遞興之事晉悼患楚而結吳為安內擾外計故亦無貶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偃音福又彼力反穀作傳偃陽杜注彭城傳陽縣也章懷太子曰偃陽故

城在承縣南今在兗州府嶧縣南五十里

左傳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荀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諸侯之師久于偃陽偃士句請于荀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于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矣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夷偃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案高

氏闕謂偏陽楚與國汪氏克寬曰在浦縣吳入北方之要
衝然則晉滅偏陽削楚而通吳耳然恃勢滅人之國無罪
可執非義也書遂滅以著其罪而諸侯亦同罰矣

公至自會

以會告廟不以告廟而聖人亦因諱而不書也魯故不以告廟而聖人亦因諱而不書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左傳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母庚午圍宋門于
桐門案晉滅偏陽與宋楚即率鄭伐之則楚強及鄭黨楚
可見書伐者宋有以自取也

晉師伐秦

左傳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去年秦人侵晉晉饑不能報
至是伐之是時秦南交于楚而秦景妹又為楚共王夫人

楚秦合則中國危矣故書伐秦而無貶詞且以志當時事實

秋莒人伐我東鄙

左傳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汪氏克寬曰莒
屢同晉悼之盟而乘間加兵于魯其無忌憚甚矣書人惡
之書伐見其無忌憚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伐鄭

鄭從楚堅故晉又合諸侯伐之據左傳齊崔杼使大子光
先至故長于滕然後亳城蕭魚會皆先莒邾則序名乃史
之舊文事因從軍而書非比尋常好會必分崇卑夫子仍之亦以義無大害耳

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

左傳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西聞盜不做而出口而追盜盜入于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為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于北宮子驕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眾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駟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案三卿皆大夫而不書大夫尉止等有名可稽矣而止書盜盜之深誅之矣而三臣有以自取亦不免于罪書公子病鄭伯之失政刑眾殺子駟而不聞言其弑君之惡則三傳之妄益見

成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左傳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鄭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

伐鄭師荀罃不可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案曷戍之諸侯戍之也非鄭虎牢矣而繫之鄭者晉城虎牢以扼楚非據為己有不書諸侯蒙上文非謂魯戍之也鄭從晉即又從楚反復無信故不書晉楚未交兵故亦略焉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

左傳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案周制大國三軍次國止

春秋左傳卷六 襄公

三

靈王十年

有上軍下軍而無中軍今季氏增中軍為三軍所以然者
會盟征伐盟主徵求幣賦日多不足於用故改舊章作三
軍三家各領一軍即各征其軍之田賦有征伐等事各輸
番出應其役不書作中軍者意不在乎增兵而在增賦且
將公田盡行瓜分不可以作中軍言也作三軍三分公室
而毀其私乘以己私邑所入與公室合而總計分為三分
立為三軍各分之中又以父兄子弟分為四分季氏專政
事繁盡取四分叔孫氏取子弟而以父兄歸公孟氏止取
其子弟之半而以三歸公但季氏專政各國有事必先及
之中軍兵役不支故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盟詛者誓後
舍中軍聖人惡其變古而自利書作以譏之詳見附解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四卜瀆也因不從而不郊亦非也郊以祈穀卜而不從其
必有所以不享也聖人制禮盡誠盡敬卜無不從豈因之
禮而廢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
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
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
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
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
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
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
免矣夏鄭子展侵宋案為國以禮鄭介於兩大惟當強於
政治親晉而卻楚既知晉悼之賢又必以計致其師而妄
與師侵宋苟且權宜之計聖人不與也故書舍之帥師侵
宋以罪其謀國之末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伐鄭

此三駕之二

左傳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於鄭門於東門其莫晉荀帶至於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於北林師於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於南門西濟于濟遂案列書爵書伐子晉也晉伐鄭以救宋然其意威之而已未嘗必欲戰勝故善之是時諸侯之兵常在虎牢故易集而不致罷勞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亳蒲洛反公穀作京亳城杜注鄭地當在今河南府偃師縣

左傳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愼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蕙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畱慝救災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陪其國家案書同盟見諸侯之同心卻楚服晉也鄭伯亦與獨背盟即楚者其意實欲從晉特姑與楚使之力屈而後堅從晉故此盟直書同盟而不以鄭渝盟為嫌

公至自伐鄭

以伐鄭告廟而不以盟告蓋諸侯皆知鄭不即服也

楚子鄭伯伐宋

左傳楚子囊乞旅於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案楚乞師于秦則已為晉疲矣又不察鄭之謀以為鄭猶親己同之伐宋書楚子親行鄭伯譎從以志其實事見晉謀之善亦衰世節取之意云爾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此三駕之三蕭魚杜注鄭地路史少昊後嬴姓國修魚即蕭魚也

左傳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諸侯之師觀兵於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於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侯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統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懼師觸師蠲廣

車輓車漚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鏞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詩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殺邦國同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政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案先列序諸侯伐鄭即書會于蕭魚則鄭與會可知矣而不書鄭伯者子晉而鄙鄭也鄭不能自強于治又不知從楚內擾非禮及悼公三駕而後來服晉悼之不以力屈人可嘉也而鄭自處之卑可鄙矣故伐鄭會蕭魚特以序悼公之績耳

公至自會

不以伐鄭至而以會蕭至鄭已服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穀作良宵

左傳鄭人使良霄大宰石奐如楚告將服於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懾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杜氏預曰書行人言非使人之罪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為譏也案楚為晉所蔽不能得鄭而遷怒於行人書人書執行人罪楚也而晉悼之善卻楚可見矣

冬秦人伐晉

左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案秦為楚伐晉不書其救鄭與敗晉而書人惡其黨楚而侵中國也

附解公羊云三軍者何三卿也譏也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

春秋傳卷六
士穀梁云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於是論者紛紛致經意不明不知此非變更軍制乃三分公室耳左傳甚明奈何誤解今詳繹之周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周公封魯身畱相王室而伯禽就封地止百里非至大國也公沒成王念公勤勞賜公廟用前代天子禮樂命伯禽爲方伯以寵異之所以書列費誓見其克紹先猷伯禽沒而恩亦殺矣魯本次國止有二軍而無三軍詩云復周公之宇公徒三萬乃詩人過譽僖公之詞非僖公時已立三軍觀春秋自隱桓以來魯竝無三軍之說可見三家之專政

也自文宣而降始然司徒司馬司空侯國原有故三家爲之非爲有三軍而設今季氏增中軍襲三軍之名實非爲兵制計而爲征賦計昭五年書舍中軍此不書作中軍以其實分公室非爲軍制故諱之而曰作三軍也其作三軍亦不得已之計前人第責其專擅而不明其情事亦非論世知人之道蓋自齊桓創霸晉繼之而世主夏盟卻秦楚抑強暴全憑合諸侯之力而盟會征伐一切費用不貲兼每年朝聘貢獻悉索敝賦不少列國疲困極矣晉靈年幼趙盾當國以大夫會盟諸侯遂成故事嗣是列國皆使大

夫爲之不特身任其役竝經費等項亦自大夫等籌備之
三家同任魯政而季氏爲首內外國用皆賴其支持至此
實多不給故託三軍之名將公田及三家名下自有私田
盡數合併分爲三股各領一軍卽各征其所屬之賦稅然
猶聽民自爲斟酌去留季氏令民任季氏之役者無征不
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公臣半爲己役叔孫使子弟盡役
於己父兄歸公以後凡有會盟征伐等事各人自具不相
干涉此作三軍之故也然三家雖均分而季氏專政列國
有事必先任之卽孟仲二家應出軍費等項他國來求亦

必向季氏索之不問其當何人支應也故穆叔曰政將及
子子必不能言其法必不能久夫子書此志當時列國煩
苦及魯衰之由非罪季氏也前人於哀公年饑用不足章
不得其解正爲不明作三軍舍中軍之故愚論語恆解已
詳之不贅四卜不從乃不郊公左無傳梁穀曰夏四月
不時也四卜非禮也含糊不清應郊與否何以弗言耶古
人重卜筮以天地人神本一氣相通而理爲氣之主聖人
精義入神乃能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其吉凶常
人則安能之故大事必卜誠慮理有未安卽無以格神天

而免災譴也然又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者凡事揆諸理而至當行之可矣又何必卜惟事界兩可理有精粗何去何從必當求神則卜世或不修己窮理而專信卜筮或又以神靈為恍惚而不信占卜皆為非是郊以祈穀每春必舉不可廢也而四卜不從卜者非其人不足以通神歟抑誠敬禮文未周素無恤民之政而神不示之歟然而必郊者禮也豈可因卜不從而廢耶夫子書之譏其非禮豈謂必卜之吉而郊乃為善乎

靈王十一年

十有二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台穀作郟下同台杜注琅邪費縣南有台亭今屬山東兗

州府

莒屢與魯同會晉而屢伐魯書人書伐我書圍台惡莒也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鄆公作運鄆杜注莒邑案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即此

也季孫城鄆時鄆屬魯後入於莒本年雖入鄆而未能有之昭元年季孫宿伐莒取鄆則又屬魯矣左傳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鐘以為公盤穀梁云受命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然行軍之道必權宜行事故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莒不道而伐我宿奉命救台乘勝入鄆豈非權宜利國之事乎書救善之書遂入鄆錄其功耳而豈以為擅專乎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襄公

兵

左傳夏士魴來聘且拜師案修好而謝勞禮也

秋九月吳子乘卒吳始書卒

案吳楚皆先王封國因楚僭王滅諸姬又猾夏故春秋惡之吳亦僭王而晚乃通中國今卒來赴故書耳書子不予其自僭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左傳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於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案不書秦師專罪楚也得志於中國其心不可問今失鄭而又結秦侵宋書帥師侵以著其恃強憑陵之罪

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然使人報聘已可而必自往過於恭矣非禮也

靈王十二年

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晉

左傳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於廟禮也案公至必告廟示人君言動勿可苟也如晉非朝聘之常何勞可書傳以為禮非也

夏取邾邾音詩公作詩邾杜注任城亢父縣有邾亭後漢建武二年封劉隆為邾侯即此也今亢父城在濟甯州

南五十里邾城在州東南左傳夏邾亂分為三師救邾取之案左氏以邾為國公羊以為邾婁之邑要之乘亂取人之地非禮也故諱而譏之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左傳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

於鄆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宏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窳窳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諡之共大夫從之案楚已屈于晉矣而猶赴于魯者晉悼以計屈楚不恃戰勝楚雖不能爭鄭而未嘗惡於諸侯故猶赴也

冬城防

左傳冬城防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魯有二防一近宋一近齊何又城之蓋魯以封臧氏且防齊也故將城而武仲請俟農畢後十七年齊圍臧孫于防二十三年臧孫自邾如防求為後於魯故此書之以見臧孫受防之始也

靈王三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句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同

去年吳乘楚喪伐之楚大敗吳師獲公子黨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案傳稱范宣子數吳不德退吳人矣而書會吳何耶晉初患楚結吳以禦之而吳實不能宥裨于晉也徒中國增一敵耳書會吳于向著晉之會吳為失策魯以二卿竝使非禮也如其實書之譏也鄭公孫蠆獨書大夫也餘稱人蓋皆微者戎子駒支亦與於會而不書略之不得同於諸夏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

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秦晉兵爭止此

左傳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於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孫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驕衛北宮懿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唯余馬首是瞻樂壓曰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偃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乃命大還樂鍼恥無功與士軼馳秦師死焉士軼反樂壓謂士句曰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軼奔秦秦伯問於士軼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樂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樂壓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樂壓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驢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案秦會為楚伐鄭故晉合諸侯之師伐

之然楚已屈矣但當保境息民率列邦脩德勤政奚必報秦哉乃連兵伐秦而又委諸臣下致使異心僨績故書以著其黷武之失

己未衛侯出奔齊公作衛侯衎

左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圃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于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驕子伯皮與孫子盟于北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鄆使子行於孫子孫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案孫林

父逐其君而經以衛侯自奔為文者不予臣以得逐君也
書奔則必有所以奔之故考其事而其自彰奔而書名
君亦有罪不名則罪臣下之意多本國之君見逐書曰孫
外侯曰奔皆言君自外出非臣下所得而逐故當時史書
孫林父甯殖逐其君而夫子
不從之也豈沒林父之罪乎

莒人侵我東鄙

莒之侵魯屢矣與師何名勝
魯何武故聖人書人以惡之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左傳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帥於棠以伐吳吳不出
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傲吳人自皋舟之隘要而
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案楚不得
志於中國而怨吳與諸侯睦也故伐之然不自修而尤人
恃眾爭衡非禮也書貞帥師
伐吳見其君臣暴逞之意

冬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

于戚閱音

左傳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
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
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
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案林父逐君大
逆也晉何以不討之而反與會其必林父飾詞以欺謂衛
侯無禮自慚而出非有逐之者也左氏以為定衛而經以
林父與眾大夫同書若非為林父事者而又書會于戚戚
固林父封邑也則各國非定衛君剽而乃庇林父之亂賊
其故已明大夫擅權諸侯聽其所為逐君亦若
尋常事夫子罪當時之君尤甚故書法如此

靈三十四年

十有五年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徇戌盟于劉

劉孔氏穎達曰釋例地闕

蓋魯城外之近地

左傳十有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命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聘而遂盟已為非禮況公降尊與盟乎當時各邦皆權歸臣下所以孫林父季氏逐君晏然無事夫子於此等事書其實以見履霜之漸不止為魯諱也

劉夏逆王后于齊

左傳云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案天子之元士視子男況大夫乎何得謂卿不行也經書劉夏逆王后則夏奉命逆之矣而傳云從單靖公逆單非卿乎夏從單子逆經乃不書單而書劉乎公穀云過我故書則天子蓋使魯主婚也毛氏謂不知何國主婚亦誤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遇杜注魯地

公羊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愚按聖人不重兵交書齊侯伐我圍成著齊之橫也公救成救所當救至遇而齊師退遂不至成未可知也如公羊之言必與齊戰以為武豈聖人之心哉先儒論魯是時政歸私室公室卑弱其事則是而必以聖人書至遇為譏則非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郭

郭郭也成近于齊故並其郭亦城之備敵而城為國之正也書帥師以見齊恃強師而後城則其不得不城亦見此志事實也而必以為譏豈非深文乎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日月同經緯道則食火土餘氣乘之則更甚春秋日月食多不合史之原文夫子仍之亦以其事非甚大關係也三傳及先儒必斤斤言其故甚且以日時言迂謬殊甚

邾人伐我南鄙

左傳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於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案邾與魯同會屢矣今黨齊而來伐故書人以惡之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晉悼公天資甚美惜無賢師保輔之以學問其即位也僅十四齡而能舉不失職官不易方澤及於民其合諸侯也不區區以力爭而務誠信以及人卒之抗楚而得諸侯諸侯安之較諸桓文功競美而仁厚過之矣第無聖賢之臣相輔故事業不純報秦怨縱邾莒林父逐君而不能正然其在位方十六年壽止三十可不謂質之美者乎五霸自當居一而毛西河必斥之可謂不成人之美矣

靈王十五年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杜氏預曰踰月而葬速也季氏本曰晉平公初立見諸侯尚多不協汲汲焉欲合諸侯故未三月而速葬鄭氏玉曰背禮莫斯為甚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溴古閬反溴梁杜注溴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温入河案爾雅梁莫大於溴梁溴梁水隄也今濟源縣西北原山有白澗水即溴梁也

左傳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傅張君臣為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虞止書為乘馬御改服修官烝於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晉侯與諸侯晏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日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

討不庭案公穀皆謂書大夫盟見權移於大夫杜注孔疏謂大夫盟高厚非專然高厚逃歸因其君欲爭霸不願從晉非私心妄為也晉平既知齊有貳志當增脩德政告于天王申明大義以討之何得在喪而汲汲會盟齊君不至但使高厚至又敢肆行歌詩見志罪之可也問其君罪亦可而乃令大夫盟之盟可待乎眾諸侯皆在無如一高厚而大夫之權乃能使之服乎各君竟如贅旒若公羊所云矣故書各君會而又書大夫盟罪諸侯之意多罪大夫次之矣高厚逃歸不書以其不足書而各諸侯大夫之鄙益著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左傳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犁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盟主之誼匡王室敷德義不徒以勢服人晉平居喪無禮不脩政尊王遽執二君無道甚矣故書人以罪之

齊侯伐我北鄙

案邾莒服於齊而魯服晉齊黨邾莒而疾魯故屢伐之今公往會齊已叛晉為邾莒間魯而來伐也書齊侯親行也書伐著其鳴張也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左傳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驕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夏六月次于械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樂廩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案許本即楚今請遷於晉是欲棄楚從晉矣其大夫不可蓋久安於楚知晉不能庇之晉不為許諒而遽伐之鄭屢伐許徒以楚庇許故未得志今聞將伐許而親行

春秋左傳卷六
會各國大夫伐之晉不察也聖人惡其無禮故書會鄭伯
又書鄭伯下同各大夫而不恥為伐許故晉及各國之罪
皆見而罪
晉尤甚矣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左作圍成

左傳秋齊侯圍郕孟孺子速微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案齊侯實畏速而退耳齊欲爭霸而不脩德義屢伐魯何意故斥書以惡其橫暴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左傳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閒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

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杖挾其傷而死案齊欲與晉爭霸而魯近且望國故屢伐魯今又君臣同伐齊侯親臨高厚帥師伐也圍也詳書以見其恃眾威脅無禮之罪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左傳宋華閱卒其弟華臣欺閱子皋比幼弱使賊殺其宰華吳且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欲逐之左師曰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瘠狗瘠狗入于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杜氏預曰臣實以冬出書秋者以始作亂時來告案華臣暴亂法所必討而隱忍姑容及國人逐瘠狗臣懼而出奔春秋以自奔為文譏宋之失政刑也不書大夫罪之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

襄公

三

左傳冬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案邾子在喪而助齊伐魯人之所以深貶之

十有八年

春白狄來

夷狄於諸侯無相朝之禮故來之而已魯政不修何以服遠而白狄來書之以見魯猶可為而苟安之可慨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左傳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於長子執孫蒯於純留為曹故也案晉當告其君治之不治而問之不必代人治其臣也且於其為行人時執之尤非故稱人以執孫蒯不書罪在石買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

書師惡其恃眾屢伐屢書齊之惡見矣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左傳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繫玉二穀而禱冬十月會於魯濟尋淠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諸侯之士門焉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施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與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眾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荀偃士句以中軍克京茲魏絳盈以下軍克郭趙武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

木王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於揚門州綽門於東間齊侯
駕將走邾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
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眾君必待之將
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案諸侯
相征伐非奉王命皆聖人所弗與也而此書同圍齊者惡
齊也周室已衰晉雖未為純乎推戴然聯合諸侯卻楚以
安中夏聖人猶節取之齊背盟逞暴不惟不與於會而屢
侵伐魯晉合諸侯伐之書同圍以見齊環犯天下之公怒
也邾莒素從齊亦從伐齊可見齊惡疾齊
故略諸侯之罪救弊扶衰聖人豈得已哉

曹伯負芻卒于師

杜氏預曰禮
當與許男同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左傳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
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

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
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
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
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
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
於汾於是子矯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
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
次于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於旃然蔣子馮公子格
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於
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於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
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
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
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日在其君之
德也案楚閒鄭伐鄭公子午知其不可而曲從君命書午
帥師罪其不能
以義匡君也

靈手八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柯公作阿祝柯杜注祝柯縣今屬濟南郡案禮記武王封黃帝之後

于祝即此也漢為祝柯縣唐改禹城縣今長清縣豐齊鎮北有故祝柯城

左傳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此前年圍齊之諸侯也盟非春秋所貴齊無道諸侯同心伐之今同盟曰大毋侵小得恤鄰禁亂之意故書同盟以予之其亦衰世不得已之心耳

晉人執邾子

左傳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案諸侯不義當告于天王奉命討之晉不能然遽執國君又得其地而舍之故貶稱人

公至自伐齊

諸侯同伐齊因其伐魯則魯伐齊之主也故書公至以伐齊

取邾田自濶水濶水音郭濶水杜注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案合鄉漢

縣北齊省湖陸即湖陵在今魚臺縣東北

左傳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濶水歸之於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與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諸侯土地受之天子非可得而擅取也晉奪邾田以與魯魯亦不義而受之取非所有故不書晉人取以予魯而以魯自取為文罪魯也

季孫宿如晉

左傳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與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敝邑賦六月案不特拜晉為魯伐齊亦拜取邾田耳書宿如晉於取邾田下所以著其私奪私取私相感謝之非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左傳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案齊恃強侵魯晉當自脩德義諭止之不從則請王命正之既不能然伐齊而齊猶不服又命將同衛臣伐之林父逐君罪人也使伐齊何以屈齊欒魴不書而獨書林父著晉之失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環公作瑗

齊魯相怨而猶赴魯蓋齊侯卒光立而思睦魯也夫子書之則以為下文晉不伐喪緣起

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左傳晉士句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公羊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發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王氏葆曰春秋之時侵伐四出或背殯帥師或冒喪伐人者眾矣而士句奉命出征既至齊地聞喪而還善矣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程氏端學以為譏世卿然蔑有賢行慶父不宜世而世其失在先君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也為卿又有懿行則書其卒者錄之也

齊殺其大夫高厚

齊靈公嬖戎子生牙立以為太子而廢太子光崔杼殺戎子立光今又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高厚有罪非杼所得殺也故書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嘉公作喜

左傳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帥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案子孔之專君任之也子展子西安得而擅殺之乃

竟殺之又分其室鄭伯若罔聞知書曰鄭殺其大夫若不
知何人所殺者非薄子展子西之罪所以深罪鄭伯之不
君也稱公子則不以爲有罪稱國以殺與他處死者有罪
而以眾殺爲名者不同蓋子孔之罪已往非得罪於君不
得因殺之者以爲有罪即罪之也

冬葬齊靈公

世子光立釋怨而赴於魯故書

城西郭

左傳城西郭懼齊也案郭耳必城之以備齊未矣故書以譏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左傳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日胙敢不承命案魯懼齊故爲

柯之會以自固不自脩而恃晉以求安直書其事失自見矣

城武城

武城杜注太山南武城縣通典費縣有古武城今故城在費縣西南九十里左傳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案不修德政而亟城以自固非計也故壘書城以譏之

靈王十九年二十年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速公作邀後同

左傳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杜氏預曰向莒邑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解之故二國復自共盟結好案莒屢伐魯及齊與晉平而莒亦與魯平書其會盟以慨當時勢交也至速居喪未期而會盟前人非之不知古無在喪去官之制君命而行不足疵也夫子稱孟莊子之孝而汪氏以爲僅可非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澶市然反澶淵杜注衛地在頓北縣南水經注淨水

故瀆上承大河於頓北縣而北出東逕繁陽故城案淨水即澶淵也繁陽故城在內黃縣東北二十七里古頓北約略在澶縣之南漢元光三年河水徙頓北東南流既而決瓠子今瓠子故城在開州西南二十五里則澶淵之地當在內黃之南開州之西北也

左傳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案齊以晉不伐其喪而受盟列書無貶辭聖人重修好以安民故節取之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左傳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案晉既為魯執邾子取邾田以畀魯矣今又伐之不亦甚乎且澶淵方同盟而背之故書帥師以著其恃眾之罪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燮公作濕

左傳楚人使蔡無常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求從先君以利蔡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案蔡先君文侯欲事晉燮求從先君以利蔡是也然必告於嗣君不得自專燮不能然故見殺不去其官以其奉先君之命也履為燮母弟有不得不出之勢書出奔以病蔡也非貶履也故稱公子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黃公穀作光後同

左傳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偏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案范氏甯曰鄭嗣曰顯書弟明其親也親而奔逐之所以惡陳侯是也或謂兄弟無可去之道黃亦有罪不知慶氏專擅君不能禁黃何以自容若留而見殺於慶氏益以重陳侯之罪矣經書陳侯之弟其顯刺陳侯不能容弟何疑

叔老如齊

左傳齊子初聘于齊禮也蓋既與齊平修好行聘禮之常耳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左傳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附解五倫皆以各盡其道為主君父至尊也而豈得不需臣子以成家國君父失其道徒責臣子以忠孝非聖人所與也春秋至成襄時大夫專政然其原實由君不正其綱又

因晉為盟主以大夫主政號召諸侯諸侯亦以大夫應之習久遂成為風氣苟大夫得人輔君以義亦可維時救俗如士匄伐齊聞喪而還不由君命固無傷也蔡公子燮陳公子黃皆有為國之心使其君虛己相商審其宜而為之可以安社稷免侵陵亦何不可乃使小人閒之國人殺之聖人原其志而書大夫公子書弟所以深惡君之不綱為世戒也乃猶有罪及諸人者烏知聖人待人以恕責臣子忠孝亦必戒君父妄為哉

靈王二十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傳二十一年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案公勤於事晉藉其勢以報怨取田直書其事得失自見矣

邾庶其以漆間北來奔

漆間北杜注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間亭今鄒縣

北有漆城即漆鄉也顯間亭即間北

左傳邾庶其以漆間北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洗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

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何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案庶其竊邑叛君以出書其名以惡之若不以地來豈遂沒其名而諱其叛哉不書叛而書來奔陸氏涓謂為內諱受叛臣故諱以示譏是也公不在而季氏受之說者以季為賊淵然公歸竟不正之且聽其以公姑姊妻則公不得辭其責矣書曰來奔罪魯也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左傳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懼害於主吾不敢不信

范鞅為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
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案欒
盈無罪被逐而去其官以自奔為文者罪晉君亦罪盈也
范氏私怨逐盈晉君不察而任之斯為不綱故書若國人
逐之以見晉之無君人臣之誼見幾而作盈不早避榮祿
潔身遠去故書自奔以見其自取繫之以晉不絕之於晉
著其無可逐之罪耳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楊氏士勛曰此年與二十四年皆頻月日食據今歷無有
頻食之理但古或有之愚案日食月食經道緯道皆同也
近西歷推步甚精無稍舛者而春秋所書日月食或不盡
然蓋當時歷法尚疏聖人因舊史以成文惟明其綱常義
理至此事或不及詳考以為天道高遠存其災異
以戒人亦義之正正不必區區較論事之有無也

曹伯來朝

左傳曹武公來朝始見也案諸侯有相朝聘之禮必為王
事民事及禮所必然而後可春秋徒以勢交以私情契不
足取亦不勝責也於來朝一二書之以志譏曹伯即
位喪畢不朝於京師而朝魯何取焉故書以譏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任杜注闕

左傳會于商任銅欒氏也按列書諸侯斥其人明其有忝
君道非予之也欒盈何罪范氏父子與州賓等構陷之耳
晉侯不明不能正臣下之得失聽其所為又欲銅其所往
而合諸侯諸侯亦信之不特窮之於所往非忠厚也且為
臣下所驅役綱常紊而是非
淆莫此為甚故深惡之也

附錄

案公羊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冬十月庚子生史
記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三家不同朱子論語集註序
採用孔子世家從史記夏氏洪基謂孔子七十三歲從史
記宋濂作孔子生卒歲月辨從公穀作七十四歲通鑑前

二十有二年

編謂襄公二十一年日再食非生聖人之年然聖人雖生質不同而亦必由學夫子自言好學敏求三十而立何嘗是生而即聖若日食乃天道之常謂使天生聖人必非日食之年是天亦避諱吉凶矣一何可笑以經考之十月朔庚辰至十月二十一日恰庚子是穀梁為是周十月夏八月也孔子年七十四歲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吳氏澂曰著不朝正於廟也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杜氏預曰子叔齊子高氏閔曰此叔肸之孫聲伯之子其子弓嗣為大夫是為子叔敬子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于沙隨

邾子下公穀有滕子

左傳二十一年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二十二年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案晉侯偏信范氏既逐欒盈而又再合諸侯以錮之君臣之誼至薄而無禮勞人亦甚矣故直書其事列名刺之詳見附解且晉君不綱偏信范氏逐錮欒盈齊不從亦公憤但惜其無德以正之耳晏子之言非是不可從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襄公

卷六

左傳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於朝轅觀起於四境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案追舒寵近小人黜其權爵可也何必殺之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病楚子也王不令棄疾諫其父以改過而以欲殺其父告之棄疾不泣懇緩父之死諫父改行而忍視父死以身殉之君不君子不子人倫之道裂矣夫子書公子大夫則舒之罪不至必死而王及棄疾之罪皆見稱國以殺罪其貪位

附解道莫大於五倫五倫以三綱爲重三綱不正而求五倫之正豈可得哉孟子言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舉其大者

言之以警當時也其實夫子於五倫何一不著其勸戒夫君臣父子夫婦必相需而後成治化非偏任可以齊治平也君父不正徒責臣下聖人弗許故其告定公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而孟子更以手足腹心犬馬寇讎明著其戒豈爲臣下爭禮遇哉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若無益於君而徒以死徇何益孔子燔肉不至不脫冕而行豈果於忘君亦禮之當然不得已耳人君奉天理民當體天心一毫不合天理一事不合天心卽爲負天故皇皇焉惕惕焉斯爲君道之正臣者佐君出治寅亮天工者也故曰股肱

心膂天下有殘其股肱心膂而可望生全者乎則安有薄待臣工而可以成爲君父者乎欒氏爲晉世臣欒書當時以爲有德而傳云與荀偃弒君殆左氏之妄不然悼公賢明何以卽位後不聞討弒逆之罪而仍用書國人無以爲非者卽讎欒氏如范鞅亦謂欒武子之德在人其稱欒氏之惡不過汰侈竝不言及欒書弒君事卽逐欒盈亦不言及其祖弒逆而但曰盈將爲亂夫欒書弒君春秋不書則其事已在影響之間矣盈母爲士匄之女與州賓通因讒害盈士匄不能禁其女察其姦而徇其子鞅之意亦不念

盈乃外孫遽爾逐之實乃無復有人心者且旣逐而又告君合諸侯錮之君亦聽之豈止視之如草芥乎夫子詳書商任沙隨之會後書欒盈入晉入曲沃不書其叛誠以晉君太失君道而惡之也古今薄待臣寮若此者甚多聖人能不預防之而深戒之歟至楚棄疾之事正註已明不贅人倫不幸之遇世所常有若非明大義善曲全往往似是而非所以誠身方可事親虞舜得親順親兼至爲大孝也

二十二年

二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句卒

左傳春秋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為鄰國闕案母有喪子安得不徹樂左氏不以母子言而曰禮為鄰國闕非也詳附解

夏邾畀我來奔

鼻我

杜氏預曰畀我庶其之黨案魯納庶其而厚之故畀我復來奔書以著魯納叛長惡之失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左傳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案二慶無道欲專權而逐公子黃其罪大矣然陳侯不能正

其誅於逐黃之時及黃愬於楚而圍陳國人乃殺二慶是陳侯有如木偶失君道矣且二慶以陳叛而國人亦因城役而叛殺其大夫臣民私相叛亂非國之紀故書國以殺明慶氏可殺不去其官罪陳侯失政刑慶寅書及虎為首惡寅為從也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曰弟親之也曰歸不絕之于陳也而曰自楚歸者何病陳侯也黃本無罪陳侯幾不能有其弟得楚而後歸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左傳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

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樂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書入
絳初樂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樂王鮒告
范句奉公以如固宮使范鞅逆魏舒如固宮初斐豹隸也
著於丹書樂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
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
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樂氏乘公門范句使其子鞅用劍
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樂氏傷樂盈奔曲沃晉人圍之案
樂盈出奔本非其罪使其知全身遠害之道藏身他國以
布衣終可也乃復入晉生亂則恃亂矣書復入於晉不當
入而入也復書入于曲沃明其得以復入者恃曲沃也然
不書叛者晉之逐盈也非其罪又再錮之君臣之義已絕
盈之叛也范句父子促之而晉君不正則不成其為君綱
故不以叛書也誅亂臣亦未嘗不咎君上聖人豈得已哉
所以明三綱之重而使入君隆腹
心手足之誼乃可以成治化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左傳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大行
張武軍於熒庭成邾郟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
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駘書伐晉於樂盈入晉之下明
齊之伐為樂盈也齊雖不義晉亦豈自反而縮哉故書伐
以罪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雍於用反榆公穀作渝雍
東有雍城郡邑志黎陽縣有雍城即古
雍榆也今雍榆城在濬縣西南十八里
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案救患善也而書次者著魯
畏晉復畏齊不得已而救之意晉范氏當國以私怨逐樂
氏啓亂而君聽之豈以救之為美哉聖人固責臣子以忠
孝而亦豈曲恕君之不仁左氏以為禮公羊以為先通君
命皆非

己卯仲孫速卒

春秋左傳卷六 襄公

左傳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為馬正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其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幸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己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於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汪氏克寬曰魯自仲遂殺適立庶公室於是乎失政魯卿自季孫宿以私意廢長立幼於是家臣效尤孟氏之豐點廢秩立羯叔孫氏之豎牛殺孟丙而立舍皆託廢立以擅其權而三桓微矣

作俑之禍其流弊可勝言哉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左傳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于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案紇之奔非其罪也然為季孫棄長立幼以至公鉏含怨而立羯以禍之是其悖禮行私自取罪戾故書出奔以惡之

晉人殺欒盈

左傳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欒盈被讒而出不隱身避患挾怨入國稱兵犯君則叛逆矣然書晉人殺之者人范句也范句擅逐世臣君不之究盈叛有罪國人殺之可也范氏以私殺之不可也書晉人殺盈之罪范之惡晉君之不德皆著

齊侯襲莒

左傳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齊侯伐晉猶曰惡范氏而憫欒盈不直晉君也無端而襲莒何哉書襲僅此惡其逞志而妄也

附解禮者天理之節文凡事本天理而行則善矣而或太過不及故必以禮節文之外天理人情而言禮卽非至中至正之道聖人制禮不外人情以天理折衷人情隨時處中又不可以拘一格奈世儒言禮者非失之鑿則失之拘妄於是泥古非今徇今戾古種種弊竇叢生遂覺禮難通於世俗而天理人情多畱憾矣經生之說無功於聖人而反

有害於人心安可不辨如父母至尊亦同尊而誤解母統於父之言遂謂母不如父豈非謬乎女子在室爲父母喪三年出嫁降服期非薄於所生也家夫家則不容不父母翁姑而所生父母亦豈遂可薄哉喪服雖降而哀戚必至此天理人情也外孫之於外祖父較遠然外祖父母愛其女孫恆不亞于己孫愛子女因愛子女之所生此亦天理之自然人情之同然不容已者諺云慙外婆愛外孫慙雞母養鵬兒謂其徒勞耳而人不因此言遂薄視女孫豈非天理人情有不得而泯沒者歟外孫卽不同外祖於祖而

豈遂視如路人正如啻父母鍾愛子壻子壻即不敢齒啻
父母於父母然而豈遂屑越視之此皆人情天理之自然
而禮即生焉凡事準天理而行情之所在而以禮將其天
理聖人不過如是世儒因外戚專權遂以防範疏遠爲貴
不知愛親敬長推之而天下可以一家中國可以一人況
於婦翁父母之行其父亦大父之行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推愛敬之心以及於民物而獨遺於母族妻族乎見父之
執不敢不敬而況有恩誼之屬女以壻之父母爲父母壻
以女之父母爲路人於天理人情又何以通外戚專權不

用外戚豈臣子弑逆遂不必有臣子因噎而廢食曷不思
有虞姜氏所以維持商周之人人人生皆樂境也世宙本有
情也以忠恕之心行仁義之事始於孝弟暨於治平合天
下蒼生而皆入帡幪體天地之心而萬物一體同此人倫
中人盡其人倫之道施之有序中正不偏情文兼至仁義
兼全有何不樂有何不相安之事薄視其母而後不敬其
母族不知造端夫婦之義而後薄視其妻以及其族聖人
則親親敬長以暨於天下敬老爲其近於父也敬長爲其
近於兄也近於父兄者猶且敬之本儕於父兄者而必薄

待之其義何居哉父兄而外有伯叔伯叔之外則外祖父
母姑父母矣聖人不以外族儕於本宗恐人薄本宗而重
外戚耳兄弟之外有伯叔兄弟伯叔兄弟之外則中表郎
舅矣聖人不以中表郎舅同於兄弟恐人重外戚而輕本
支也然禮制有限用情則不宜輕太公爲武王岳翁而輔
相兩世隋文負子壻托孤而身遭弑逆若以世人之見論
之則子壻之位不妨奪而婦翁爲師亦非何以古人不然
天意亦不恕無義哉晉平公值其母居喪不徹樂以爲不
重外戚母有親喪子坐視母哀痛漠然無與孝乎禮乎吾

不得而知之矣孝子無時不念其親孔子推言孝思至於
伐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豈薄待母族妻族乃爲孝
乎但辨賢否別等威不偏徇偏愛由親親敬長而推之不
重彼而輕此始爲美耳豈必輕賤外戚始爲是乎此禮不
明畱禍無窮是以詳論之

靈王二十有四年

春叔孫豹如晉

左傳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
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
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
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

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杜氏預曰賀克樂氏然傳無明文當闕

仲孫羯帥師侵齊

左傳孟孝伯侵齊晉故也蓋晉命而魯從之然非禮也

夏楚子伐吳

左傳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案志吳楚之交惡也楚不得於中國不自修而復結怨於吳所以致入郢之禍書爵書伐從赴告之文非予之也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是時列國大夫專政天子諸侯無權日食而既君道微矣

齊崔杼帥師伐莒

左傳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遠啓疆如齊聘且請期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字從遠啓疆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案崔杼奉命送陳無字未奉命伐莒也乃遂伐莒故書崔杼帥師以著其專

大水

亦陰盛之災也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夷儀公作陳儀後同

左傳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案是時楚復陵中國晉無如何乃斤斤於報怨書會列序諸侯以見晉不德無以服齊而列邦之君亦哀懼所以志陵夷之事勢而已非有取于其會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楚子自棘澤還使遠啓疆帥師送陳無字案志楚之強所以病中國也三國從楚伐鄭晉無如之何合上文觀之則夫子罪晉不能攘楚靖諸侯之意益見

公至自會

公為晉伐齊又會晉謀伐齊書至以著其役于大國僕僕之蹟

陳鍼宜咎出奔楚

鍼其廉反

左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許氏翰曰宜咎之事無聞而以慶氏黨逐則其人可知王氏葆曰宜咎陳

大夫箴子入世孫其後在楚為箴尹宜咎

叔孫豹如京師

左傳齊人城郊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時穀洛鬪毀王宮齊侯叛晉欲求媚於天子故為王城之叔孫豹始如京師聘且賀焉諸侯朝王禮也未嘗朝王而僅使大夫聘慢矣然猶愈於不聘者也不言朝大夫不得言朝也

大饑

五穀不升為大饑民病甚矣書以慨失政而憫民窮

二十有五年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靈至二十四年

左傳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於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案齊侯淫於臣妻而委崔杼以大權又好勇貪功伐晉伐莒伐魯昏亂無禮甚矣崔子含憤欲報鄰國知之而已不悟春秋屢書崔杼弑師師師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左傳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殺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驥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閒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於晉而不獲聞公鞭侍人賈舉而近之乃為崔子閒公夏五月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

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於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擻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歎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崔氏側莊公於北郭

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嬰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案齊侯悖亂大乖倫理而崔杼不能防閑其妻罪亦不細不自咎而弑逆史臣所以不恕之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于夷儀

左傳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案晉報朝歌之役會夷儀以謀伐齊既聞崔杼之弑則宜聲罪致討請於王朝置君而後去之乃貪賂許成使亂臣賊子無所忌憚春秋列序諸侯會于夷儀不言伐齊及齊成公與會諱之也受賊臣賂而誅綱常惡之大者故諱而使人思其何以諱則罪亦著矣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舍如字

左傳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子展命師無人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眾男女別而纍以待于朝子展執繁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案子展子產同伐陳而獨書子展蓋主兵也書帥師著其恃眾書人不當人也報怨與師非聖人所取也況入其國迫其君雖不果滅之豈足道哉高氏闕等以為有禮誤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重直龍反重丘杜注齊地寰宇記聊城縣東北有重丘襄

二十五年諸侯會盟處聊城今東昌府治案濟南府德州亦有重丘城或云會盟處考經文公會諸侯於夷儀同盟於重丘夷儀今順德府地去東昌為近自夷儀涉齊境則其地當在聊城

左傳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案許齊成不計
崔杼弑逆之罪同盟亦有公而但書曰諸侯同盟以其同
黨惡而受賂深惡其大亂綱常而不書
公諱之也然其實有因諱而益彰者矣

公至自會

前書會書盟以公故諱之不言其事而
此以公至自會書則公之失亦見矣

衛侯入于夷儀

左傳衛獻公入于夷儀家氏鉉翁曰春秋之世內外二君
者鄭忽與突衛衛與剽也忽之君國正也祭仲以突篡之
衍之君國正也孫林父以剽篡之忽既復位突乃賊也是
故突之入櫟以名衍入衛地剽猶居位剽乃賊也是故衍
入夷儀不名及剽死衍入然後名衍以正其失國之罪案
衛侯固衛之君夷儀其所有之地也而書入于夷儀若非
所有而入之者亦罪其不君與突入于櫟相似較突為優
者不名之耳聖人雖罪臣子亦豈不責君之正其綱哉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舒鳩楚屬國吳人召之使叛楚楚讓之舒鳩與楚盟及是
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楚師敗
之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案舒鳩反復本有自
取滅之道而經書帥師滅惡楚恃強擅滅國者小國介於
兩大不能自存
聖人所憫也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夏公作嘯

左傳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
虞闕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
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
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
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
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
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
介恃楚眾以憑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

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敵邑大
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敵邑心陳知其罪授手於
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
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
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
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
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土莊
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
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
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
之無交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案陳即楚伐鄭固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下安與國鄭報怨伐陳一歲而兩興師無禮已甚子產巧
言屈晉晉非果為其言有禮乃力不能卻楚又不能如鄭
何耳夫子言入陳本非禮而子產以巧辨服晉辭不可不
慎本非與之切勿誤認兩書鄭臣帥師伐陳惡其恃眾爭
戰不待言而當時大夫專兵柄亦可見以為戒也夫子取
子產因其惠民而稱之僅曰君子之道四後人一概附會

春秋左傳卷六

也非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過於葛反 公穀作謁

左傳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
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
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孔
氏穎達曰諸侯不生名此吳子名在伐楚上者為卒書名
上之以省文也案諸侯報怨相侵伐聖人所不與也吳子
輕身取禍書門于巢卒以戒後之恃勇而輕者公穀誤解
門字不
可從

靈王十
五年

二十有六年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剽四 妙反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
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緩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

春秋左傳卷六 襄公

三十一

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
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
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
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雖然弗
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于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
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于郊伯國死孫
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
大子角書曰甯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案甯殖疾
告喜曰吾得罪于君悔而無及矣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
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
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喜許諾殖遂卒故喜
欲納獻公然喜父子既已戴剽為君而事之十餘年矣君
臣之分已定其可弒乎為喜者辭爵遠奔布衣疏食以終
餘年猶可謂蓋愆也乃從父亂命復弒其君父子皆蹈大
逆不亦悖而至愚哉故經正其弒逆
之罪不以剽非宜立而謂非喜君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書叛始此

案孫林父本以戚如晉而書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林父
實首逆逐君及行入而又以邑如晉不書以戚如晉而書
入戚以叛者林父未嘗去戚特
據邑以抗君書叛深誅之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左傳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案左氏謂國納蓋
因國人召甯喜攻孫氏也而實非經義衛侯為林父逐本
宜歸者也故書復歸而非天子討亂而復之亦非臣民繫
念而復之乃賂甯氏使弒剽而入以亂易亂故書名以惡
之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左傳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
聘召公案書晉侯使罪晉侯也孫林父據戚以叛而晉為
之召諸侯而欲討衛此何義
哉故書以著晉侯之悖也

公會晉侯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傳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案左傳云公會晉趙武等而經書公會晉侯則傳誤矣時大夫擅柄國君與之會盟已為故事經書晉侯則傳誤矣時大夫擅柄國君卑紊而名分不正即是可見若助逆執君其悖謬不待智而知矣不書疆戚田取衛邑執衛侯深惡而削之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左傳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

痤才何反穀作座音同

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大子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昭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案案無罪宋公聽伊戾之譖而殺之昏悖甚矣故稱世子斥宋公殺以罪之

晉人執衛甯喜

甯喜有罪矣而何以書人賤之不以其罪告于天王聽命而行因其伐孫林父而執之也林父亦逆賊既庇林父何以討甯喜私而不公何以聲討賊之義於天下晉執衛侯不書者為林父而執其君不予晉以執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左傳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案鄭伐許數矣許無如何而托於楚以自安鄭猶常伐之許男求楚禦鄭卒於楚書其卒憫之也弱小困於強暴無聖王正之固聖人所憾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左傳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于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于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案書楚子二君伐鄭病中夏無人也晉不能以德綏諸侯致許陳蔡服于楚今又因許男之卒而伐鄭楚轉有恤災扶衰之志故書其爵以病晉也

葬許靈公

書葬許靈公於伐鄭之下著楚為許而伐鄭是舉不幾近正乎故聖人節取而書其爵也

附解君父至尊也臣子戴之如天敬之如神死生以之更有何言雖然忠孝定理也而所以忠所以孝者不同隨其境之所得夫天理之正人心之安有隨時處中之妙焉為君為父者不可侈然自負也必先修身砥行無愧怍於臣子然後上下相與有成倫道洽而洽化興不然君不君父不父有愧於臣子即非修身立道之正孔子不可則止接浙而行豈薄視乎君大舜不告而娶欲殺之不可得豈違背其父母引君當道乃為忠論親於道方為孝為君父者徒喜臣子之恭順為臣子者徒以從命為敬恭而君父曰

春
卷六
陷於不義臣子之罪無可逃矣夫子明言之而世人不知之何哉甯殖與孫林父逐君既而悔之命其子喜蓋愆喜遂迎故君而弑新君九州鐵不能鑄此錯矣人子事親惟象賢幹蠱二義逐君大惡也甯喜即欲幹蠱亦無善策計惟葬父之後遠適異國布衣疏食以終身即甯殖既知悔悟早辭祿而去亦可乃父子均質質焉而何怪乎身犯大惡萬世不能解乎古今人倫變故甚多忠孝節義其苦心可憫可嘉而其所以則半由三綱不正是以不正其身如正人何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孔孟諄諄戒之爲人上者

返躬修慝汲汲爲先果能無愧怍於臣子又何患臣子之不忠孝也

靈至二十六年

二十有七年

春

齊侯使慶封來聘

左傳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和鼠亦不知也杜氏預曰景公即位通嗣君也案齊魯相惡久矣景公立修好行聘故書齊侯使以美之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

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後屈居勿反與公作瑗

左傳宋向戌善于趙孟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于秦秦亦許之皆告于小國為會于宋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于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王申左師復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辛巳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爭先叔向告趙孟從之案罷兵息民善舉也然與楚交睦而令諸侯交相見則非也周室雖衰天下之共主諸侯大夫果能以義輔其君布德行政翼戴天王動必以禮則修其方伯連帥之職而攘外以安內楚雖強何畏也乃苟與楚平以圖目前之安向戌無遠識而趙武叔向等亦無能見及此者書諸大夫會于宋既慨大夫之專政尤慨世變之大端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

左傳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家氏鉉翁曰剽篡君者也他人可殺而甯喜嘗事之以為君不得殺也故書弑以正其罪喜弑君者也他人可殺而甯也他人可殺而衛獻因之以入不得殺也故稱國以殺不削其官愚案甯喜從父之亂命弑君以圖蓋愆獻公館甯喜以專政而使之弑君納己喜不知擅專之罪而寵利居功獻公不思失言之咎而殺喜自固父子君臣之間昏昏如此春秋所以作也

衛侯之弟鱣出奔晉

鱣音專市戀反又音專穀作專

左傳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鱣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

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
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任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
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
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案衛侯使告甯喜納己喜
必公子鱒一言為信鱒初不許衛侯強使之不得已與喜
盟不負之今喜被殺故出奔鱒不思納舊君必去新君非
弑逆不可剽已君矣而可弑乎苟且從命使喜犯大惡之
罪其不明甚矣然衛衍負約殺喜竝負鱒實不成其君道
經書衛侯之弟其罪衛侯深矣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左傳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
侯之師以為不信毋乃不可乎諸侯望信于楚是以來服
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叔向謂趙孟曰
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乃先楚
人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鄭伯享趙孟於
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

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
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
有賦鷄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况在野乎非使
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
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
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
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
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
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
能外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
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
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
後亡不亦可乎前已書諸大夫會于宋矣曷為又書盟于
宋合晉楚之成使無相侵伐近之矣而使諸侯竝事晉楚
置周天子不問於義可乎大夫專政向成善於屈趙二臣
從而諸侯皆從衷甲也爭先也其不足戢楚之志可見大
夫主其事既會又盟何為者哉叔孫豹時稱知臣亦無一
言故不書氏亦惡之也公羊以再言豹為殆諸侯以石惡

爲人惡穿鑿無禮穀梁以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爲恭左氏以叔孫不從季孫爲違命劉氏做皆非之是也至子罕謂兵不可去一偏之見又謂小國賴晉楚共威而後慈和尤爲妄說

冬十有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左傳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杜氏預曰周十一月今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之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也愚案春秋日月食多誤聖人仍舊史以天道重民安民事天在乎德政歷法偶失非大義所關故略之也

靈至二十有八年

春無冰

周之春子丑寅月氣方寒正冰時而乃無冰則爲災矣且北五省冬寒較甚冰其常不冰爲異

夏衛石惡出奔晉

左傳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案惡之事無聞不書大夫其必有可逐者左氏不詳其何以黨甯氏亦疏

邾子來朝

左氏邾悼公來朝時事也案諸侯相朝禮有定期邾屢伐魯魯愬於晉而執其君取其田今來朝其怵于勢耶書之如常辭以相朝固禮耳

秋八月大雩

左傳秋八月大雩旱也高氏闕曰春無冰秋旱故大雩以祈之書以著其不務本而禳災耳

仲孫羯如晉

襄公

襄公

左傳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冬齊慶封來奔

左傳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以其內實遷於盧蒲
嫫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
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癸言王何而反
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十二月乙亥嘗於大公
之廟慶舍泣事麻嬰為尸慶巢為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
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圍人為優慶氏之馬
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樂高陳鮑
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擗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
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薨以俎壺投殺
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
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
遂來奔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
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
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

也其將聚而殲旃案崔杼弑君慶封黨之去年九月崔杼
子崔成崔彊欲殺其宰東郭偃棠死咎告慶封封許以相
助成彊遂殺偃與死咎崔杼怒而告慶封封又許以討成
與彊使盧蒲嫫帥甲以攻崔氏遂殺崔成崔彊而滅崔氏
其妻縊崔杼至則無歸矣亦自縊是慶封始則黨惡繼則
相殘其罪不下於崔杼也盧蒲癸王何密謀誅慶氏為君
報讐似可錄矣然經不書者癸與何乃嬖寵且既事慶氏
矣而又殺之是為亂易亂聖人於崔杼之死不書不與
慶封以討賊也於慶封來奔削其官
以明有罪書來奔著齊之失賊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左傳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
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
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
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
敬可棄乎案公如楚盟宋之約也楚僭王猾夏聖人所惡
晉無如楚何而使諸侯往朝所謂主夏盟者何書公如楚

以該諸侯且以慨當時
中夏無人本末倒置耳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左傳云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告緩故書之以徵
過然當時諸侯奔王喪者希王崩亦赴循故事而已聖人
於赴崩必書所以尊王右王
斤斤以赴緩計是非迂淺矣

乙未楚子昭卒

左傳公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
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
饑寒之不恤誰違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
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
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
姑歸而恤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呂氏本中
日不書閏者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繫前月

景王元年

二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

左傳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於廟也楚人
使公親視公患之穆叔曰被殯而遂則布幣也乃使巫以
桃茆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公羊何言乎公在楚正
月以存君也案公踰年不在國必書之公羊謂存君是也
左氏云譏不朝正則非公四年十二年嘗如晉皆踰年矣
何不書而獨此書之毛氏謂諸侯無親送葬之禮公與陳
侯鄭伯許男皆送葬于西門
外故書公在楚以著之是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

左傳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治問璽書追而與之
日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師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治

致使而退公謂公治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
違君公與公治冕服固辭疆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
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治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
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冕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
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
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案書公至常也而此則深慨公
之弱焉不能自強於治役於大國制於強臣著之以為不修德者戒焉

庚午衛侯術卒

閻弒吳子餘祭閻音昏祭側界反

左傳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閻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閻
以刀弒之案閻為越俘本非閻也吳子闞之而使近己閻
讐殺之則不得如穀梁之說謂寺人不得稱名姓不得君
其君經書閻書弒固亦以為臣矣而不書名蓋史失之不
然書閻則明著其人書弒則彰其惡逆而又以閻故不名非義所居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

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儀公作齊莒人下公穀有邾人

左傳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
以城杞案晉平公以母族故城杞時杞微弱已甚不能自
城而晉城之亦恤小之禮其諸侯大夫共城則當時各國
皆大夫專政晉趙武頗良城杞而各大夫助之經書城杞
與城衛城邢一例未嘗有貶詞也乃前人譏之以為晉平
私於母族不問其事之可否而以母族為嫌必薄待之始
可於理已乖至子大叔謂晉不恤周宗而夏肄是屏杞為
禹後明德之遠豈不當恤乎周宗可恤他國不可恤無禮
妄言奚足為訓

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傳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
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為一耦公臣公

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鄩鼓父黨叔為一耦高氏閔曰
謝城杞且使我歸杞田也案晉使來謝城杞亦禮也使歸
杞田亦正也不得以
其私而竝廢公理

杞子來盟

左傳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
愠曰齊也取貨先君若知也亦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
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
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
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
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
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
知也毋甯夫人而焉用老臣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
案魯侵杞田晉使歸之禮也豈得以晉私母族而非之也
叔妄言不足據杞子來謝而盟亦禮之常杞書子蓋時王
黜之左氏謂夫子
賤之豈有此理

吳子使札來聘

吳始聘吳始
君臣竝見

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
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
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愼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
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
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
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
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泱乎大風也哉表
堪矣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決泱乎大風也哉表
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
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
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汾聲夫能
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
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
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鄩以下無譏焉
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廣哉熙熙乎曲而有
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

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
樂而不荒用而不匱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
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
同也見舞象劄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
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美哉動而不德非禹
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動而不德非禹
其誰能修之見舞韶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
疇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
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
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
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
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聘于鄭見子產如舊
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
將至矣政必及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
說遠瑗史狗史鰭公子荆公叔發焉曰朝日衛多君子未
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于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
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于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

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
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
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
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
直必思自免於難案杜元凱孔仲達皆謂餘祭未死之前使
中國至是始遣札來聘通嗣君札以餘祭未死之前使六
月至魯經追書餘祭被弒於札聘之上是也聘問修好邦
交之禮吳能擇人而修聘禮故書子書使聘以與之不書
公子者吳僭王法所當黜故從其實而書吳子書其君使
美君也札不言公子從其君而書名明其為吳子之弟札
之賢天下共知不必以書公子而彰也
子因其辭國生亂而貶之季氏本曰札辭國在聘魯二十
九年之後而貶之於二十九年之前無乃加非其罪乎然
札之讓國實無可議者何則吳諸樊欲立季札蓋慕泰伯
之事而彷彿之然非禮也僚與光皆殘暴之徒其讓季子也
蓋知季子必不受而佯讓之季子固不屑於富貴者又知
雖讓必不相安故辭之耳其後逃之延陵則不義光之所
為而遠害全身義固當然若僚光誠有泰伯之心而札必

不徒爲孤高之舉抑或有可討賊之權而徒慕遜讓之迹亦非中正尚何賢之與有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北燕始見經

左傳秋九月齊公孫薑公孫寵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范氏甯曰南燕姬姓在鄭衛之間北燕姬姓在晉之北案高止誠有罪而放之則當矣何以經書出奔蓋是時子雅子尾當國惡高止而放之放非其罪故以自出奔爲文不書大夫高止亦有自取之罪也左氏誤

冬仲孫羯如晉

左傳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附解季札來聘左氏以爲通嗣君而吳子被弑在未使之前

故從杜氏孔氏之說爲是公穀以書札來聘爲賢季子然經書吳子使歸美其君非專爲季子書也人臣卽賢亦必讓善於君奉君命而使乃因臣之賢而書聖人若是之私陋乎此等議論似是而非最宜詳辨季子之賢不僅在讓國夫子未嘗以是稱之也公穀知讓國之美而不知讓亦有是非諸樊慕泰伯事讓季子欲興吳國此妄想也父死子繼周王之制諸樊當立而讓已爲非義况懷私妄如何可受故季子堅辭至諸樊卒而諸弟次及踵壽夢之妄絜世及之常不特非禮亦必長亂季子之不受更宜然矣夫

子稱季子曰吳之習於禮者於其卒也題其墓未聞他有
所云而季子之賢則即觀樂一節可知流水高山今古傳
為佳話聖王樂舞入聞見而洞悉精微非有神明之德安
能及此又有議其讓國生亂者愚於正解已詳不再贅

景王三十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

遠于委反罷音皮公作頗後同

左傳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通嗣君也穆叔問王子之為政如何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高氏闕曰公踰年在楚楚郊敖新即位故使遠罷以報之自文公九年至此歷七十餘年未嘗交聘今遠罷之來蓋為恭也自是

吳楚皆不復來聘矣案公朝楚而楚使報聘亦已倨矣然聘好聖人所貴故節取之而君臣竝書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般音班

左傳蔡景侯為太子般娶於楚通焉太子弑景侯案書君書世子見其有父之親有君之尊弑之者惡大而為子所弑則其為君父可知矣亦豈得猶稱君父哉聖人固未嘗不深戒君父也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公穀伯姬上無宋字

左傳或叫於宋大廟曰譖譖出出烏鳴於亳社如曰譖譖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穀梁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傳母不在宵不下堂左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案婦人以貞為貴貞必守禮患難而越禮者眾矣伯姬年老可以不以貞為貴貞必守禮患難而

姆而後衣履周火急不能避遂卒禮莫重於廉恥
危難不逾雖老不懈所以詳書卒葬為凡婦女勸

天王殺其弟佞夫

公作年夫

左傳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為靈
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入以告王
且曰必殺之不感而願大視蹠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
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
知儋括圍焉逐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
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
夫罪在王也案儋括作亂欲立佞夫而佞夫不知則括之
意特藉佞夫為名實欲自取之耳其過朝而歎曰必有此
夫其心可見王不究本末殺括而竝及佞夫則殺
無罪之弟其忍甚矣故書天王殺其弟以罪之

王子瑕奔晉

范氏甯曰不言出周無外案瑕與括廖同奔而獨書瑕蓋
瑕無罪因佞夫之死畏而出奔也故書於殺佞夫之下以

累王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國君之喪大夫弔卿葬夫人之喪士弔大夫葬魯以卿會
葬共姬蓋賢之而優其禮詳書賢共姬也伯姬宋共公夫
人故從夫諡公羊以
為賢而諡曰共誤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左傳鄭伯有者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
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
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
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子產斂伯有
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壬
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於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
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於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
己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日子皮與我矣癸丑

春秋左傳卷六 襄公

庚

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於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死於羊肆於子蟠之卒也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姬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案良霄汰侈而悖亂書奔許自許入鄭則其肆行可見故稱國人

冬十月葬蔡景公

胡傳謂春秋君弑而賊不討則不書葬獨書蔡景公者刺天下諸侯不討賊而會葬然實不盡然也景弑而般立則葬之者般也弑之者忿也葬之者良心也弑逆而晏然為君其必君父有大乖天理天始緩其臣子之誅罰也書葬蔡景公如常詞此義存焉欲君父無失其綱亦不得已之意耳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

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左傳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宰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宋書曰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案救災恤鄰義也但火災小事各以其力助之而不可不必召諸國謀之會謀歸財已非既而無歸尤非書曰宋災故譏之也不書叔孫豹諱之實罪而削之也

附解五倫以三綱為重君父夫乾道也臣子妻坤道也而周

易於乾之六爻惟以乾道變化言之不言及人倫取象之

義以天至尊非可妄以人擬也惟坤則詳柔順之理而於

六二臣位六五君位又分析言之六二曰直方大不習無

不利夫子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無不利地道光也
坤本靜也而承天時行未嘗不動但其動也以直方之體
行自然之功用不待習而無不利則地固有其本體不因
天而變特天道無不貞而地亦以貞承之耳繼之曰臣道
也子道也妻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言臣子妻之道亦
然如地不居成功而實代天成物六五曰黃裳元吉象曰
文在中也夫子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
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君位故稱爲君子爲君子
者神明其德恭己南面如坤元內含章美生生萬物於無

窮其見於四支者則晬面盎背施於事業者則巍乎煥乎
達而爲君相其象如是窮而爲布衣其志事亦無損也然
則君父夫雖擬以乾綱豈不當敬順以蓄德哉蓄德之義
奈何曰一言一行一動一靜惟恐不足爲臣子妻法也一
念之動思帝天臨之恐其不謹於人禽之界也從古聖人
無不愼獨修身以求無過未嘗期臣子之効順而忠孝貞
節自然應之其身正不令而行也若侈然自負毫無蓄德
已大愧其綱如蔡景公者更非人類矣子產曰如是者恆
有子禍蓋以天理信之人理卽天理外天理卽非人而況

主綱常者乎天安能恕之聖人勉臣子妻以忠孝貞而亦望在上者之持其綱不然人道裂而敗類多豈得專咎在下之人哉宋共姬年已衰老而拘守待姆之禮殞身以嫂溺尾生事相衡大非時中之道聖人何取焉解者未分明耳火發中夜倉皇擾攘衣履諸物必有不及備者婦人之姆少則傳教老則追隨待姆者待姆而後衣履可備非結束已全呆立待姆也因姆不卽至火已逼人遂至殞生豈拘小禮而亡身命夫子乃以爲賢哉樓處子而求妻不可也必親迎而後得妻亦何必盡然孟子言舍生取義謂忠

孝節義之大非謂匹夫匹婦小諒伯姬年老若衣履周而不避火必待姆至則爲大失輕重之義惟其原非必死只因夜中倉猝卽衣履不周他人或不遑計矣而姬不肯失禮必待姆將衣履至而不卽來火忽見逼故不幸遇災所以爲難耳三傳但言待姆而不知所以必待姆之故則必於經義不明世有迂拘之士以伯姬待姆爲師執禮而不達權小則誤己大則誤家國不可不辨吾鄉中夜失火男女或裸體而奔以此思伯姬則知待姆之賢非謂其硜硜守小節夫子憫其無辜遇災亦必其平日之賢夫子已知

而即此一事晷夜不忘廉恥故書之以勸使天下婦女知廉恥重於生死也死亡迫身不肯喪其廉恥故賢焉兒子松文請曰然則三傳何不云待衣曰衣不一端晷夜雖倉卒未必隨身衣服皆無但猶有要者不備婦人不同男子衣固有必不可無者命姆取之姆不即至所以遇災則云待姆為是不但文字較雅也

皇三年

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左傳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於楚宮君薨必書其地重之也前人以路寢為正愚前已辨之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傳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稠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禮也子野毀而卒反為不孝湛氏若水曰春秋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視野之傷孝何如哉聖人書之其感深矣可謂原情之論矣

己亥仲孫羯卒

羯居謁反

襄公

下

左傳己亥孟孝伯卒汪氏克寬曰子獲嗣為大夫是為僖子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始親來會葬

左傳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情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許氏翰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滕子會葬非禮也家氏鉉翁曰魯君未嘗會天王之葬而滕君來會葬滕之來魯之受皆貶也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左傳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去疾奔齊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案據左氏則展與實弑君而以為不書展與罪在國人左氏之謬甚

矣杜預釋傳以為罪在鉏更謬夫君至不道如陳靈蔡景不能赦其弑者之罪也况莒子乎左氏記載多不實愚已於各事正之若此採之傳聞不顧經義尤不可信而胡安國曲從之以為可以攻以字是之字之誤非也毛大可駁胡氏而竟謂左氏可信亦非此事公穀無傳莒子見弑之故不可知經書莒人則莒之臣民苦其虐而弑之史失其人夫子因之罪莒臣民耳

附解據左氏所載叔孫穆叔在魯亦良臣而其實乖謬甚多

春秋於宋之盟書豹及諸侯大夫盟於澶淵不書豹會諸侯皆不足之意其後卒以用豎牛作亂餓死豈得為賢大夫哉如本年論公作楚宮昭公不能終左氏記之以為皆驗大非也楚南服而魯東山宮室起居不同者多公在

楚樂其宮室之制而彷彿爲之閒居自適非朝宁所在典禮
所關妄爲改易者比此亦何傷於義而遂知其必死是耶
衛文公作楚宮古人不聞非之魯君何以不可作楚宮公
常居其中偶然薨於此夫子書之所以重人君始終常也
非謂作楚宮之非而遂據以爲穆叔言中乎昭公如不當
立豹身爲大臣卽當明告季氏何以但私言之旣云年鈞
擇賢斯時魯尙別有賢公子乎曷不告季氏而立之左氏
云公三易衰及童心等事特少年統綽之習亦不爲大惡
穆叔宗臣上卿儘可從容勸諫令其改行且公習儀以醜

亦不過如世俗所云好體面人正可因此引之於禮約不
能盡忠輔導盡職匡襄徒私斥君上義安居哉左氏於占
卜言議往往書其後驗然合於義理者甚寡讀者毋爲所
惑

怨

不官辯卦卦審其辭氣然合其義野音其義而音卦然則
 辨氣出辨卦蓋嫌耳襄卦卦氣休止義其卦結正其氣也

春秋恆解卷六終

